

《李伯大夢》導讀--真與假的模糊地帶

《李伯大夢》是相當典型的美國小說，其作者是享有「美國文學之父」盛名的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，而 Rip Van Winkle 是《李伯大夢》的主角，相信《李伯大夢》的故事許多人都已經耳熟能詳了，《李伯大夢》不僅僅是典型的美國小說而已，其實也可以將《李伯大夢》當成一個典型的美國寓言故事(American allegory)，這樣也許更貼切些。

《李伯大夢》深切地描繪殖民時代哈德遜河邊小村落中，平時遊手好閒的李伯。故事的起源是主人翁李伯平時畏妻，為了避免惡妻數落，經常買醉，後來發生一段奇遇，竟然在卡茲奇山上長睡了二十年，醒來下山發覺一切景物全非。始驚覺舊日熟稔的世界已全然消失。

《李伯大夢》相當類似中國的《黃粱一夢》，都是相當明顯地告訴讀者夢想虛幻的可能性，夢想隨時都可能成為過眼雲煙。

也有文學評論者指出，「可歎的是，千百年來，在尋夢的道路上，總有癡狂者絡繹於途，難道，「夢」的確是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？」

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與一般美國文學作家不同之處，在於他能夠看見美國人沉浸在激情背後的現實狀態，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在 1819 年至 1820 年之間出版的 The Sketch Book，更是他個人本身的心路見證。當所有人都盲目地歌頌「美國夢」的美好及偉大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卻在小說作品裡批判美國夢背後的黑暗層面。The Sketch Book 說出了他當時對於美國現況的感受，他傷心失望之餘，更是創作出充滿戲劇性的小說《李伯大夢》。

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撰寫《李伯大夢》的年代，正巧是美洲脫出英國的殖民統治，建立獨立的國家，美國境內一片癡狂於美國夢當中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卻利用《李伯大夢》這部作品，企圖突顯出美國夢背後的極可能幻滅的一面。

然而不可否認的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的確可以喻為美國第一位有國際名聲的文學家。許多初閱讀《李伯大夢》時，總被小說情節發展深深吸引，也因為小說當中反反覆覆的情節暗喻，真真假假的劇情起伏而醉心不已。

小說當中所塑造的李伯有著十分鮮明的性格，其中李伯最主要的特徵便是慵懶(idle)，小說中甚至描述，李伯就這樣坐在潮濕的溪石上，拿著鎗矛般重的釣竿，沒有對話地耗上一整天，即使完全沒有收穫。

但李伯卻熱中參與他人的事務，好的說法是李伯熱心，另一方面來思考，則是李伯十分不願意負家庭責任，主要的原因是李伯家中的惡妻。

村莊的女人也樂於一直雇用李伯跑他們的差事，和做一些小零工，這些事情甚至是他們較不親切的丈夫不會做的事情。總而言之，李伯已經準備好為任何人服務！但若要李伯依照順序照顧他的農場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當然，李伯家中的惡妻也是相當鮮明的角色，有評論家認為，李伯的妻子其實是影射國王的暴政。

小說中另一個相當鮮明的角色則是李伯所參養的狗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利用擬人化手法重新定義了這隻狗在小說中的價值，所呈現出並不僅僅是沒有思考的寵物而已，李伯的狗和李伯一樣，都同時畏懼著李伯家的惡妻，小說中描述那隻狗，即使牠同樣能勇敢地獨當一面搜尋森林，但是只要一碰上女主人惡毒的眼神，李伯的狗就活像隻戰敗的公雞。

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創造的不祇是狗而已，這隻狗的另一個身分則是李伯的知己好友，李伯經常漫無目的地對狗吐露心事，甚至把狗視為懶惰的朋友。這也就是擬人化手法高明之處。

甚至小說還描述，李伯在樹下，取出自己的食物與狗分享，竟然對著狗說，我們家的女主人竟然讓你過著跟「狗」一樣的生活。(the mistress leads thee a dogs' life of it)由此看來，李伯似乎已經將狗當中人來看待了。

再提到李伯在山中奇遇的一段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將奇遇中的人物描述地相當傳神，不論是衣著、行為等等，幾乎都有著墨。

例如在山中李伯巧遇奇人，他們的特徵矮胖、頭髮濃密，身著短上衣(He was a short square built old fellow)，他們有著外國風味的衣著(outlandish fashion)。

李伯驚訝於眼前的老頭子，外表不僅怪異，身材又短又寬，頭髮鬆厚地如灌木一般，那灰色的鬚鬚....。他的腰際有著皮繩似的物品捆住，短上衣的鈕扣排在膝下邊。並且邀請李伯為他一起扛起酒桶....。

小說中描述小峽谷的場景、奔流的乾河床、旋轉隆隆聲、那遠方的雷電、懸崖峭壁，無一不傳神，也顯現出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擅長描繪場景的能力。

再提到李伯的情緒表現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也著墨不少，例如李伯回到二十年後的常駐酒吧，所聽到的斷斷續續片語都是生分的、沒有聽過的，例如所謂的七十六烈士等等名詞，李伯當時的反應錯愕，這些話對李伯來說，都活像巴比倫語那樣教人感到陌生。

李伯聽到老友一個個離開人世，其心整個都沉了，似乎感覺到自己成了世上最孤單的人。

在許許多多李伯心境描述之後，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利用一句疑問句，引出了後來李伯的混淆、錯愕及不安。

沒有人記得李伯嗎？--疑問句

「李伯啊！躺在那樹下那人便是。」躺在樹下的人自然不是李伯，但是也影射出 18 年前那個慵懶的李伯。

李伯便在心裡自問，你到底是誰？天曉得？我不是我，我也不是別人？--引出了後來李伯的混淆、錯愕及不安，還有身份認同的問題。

我爸帶槍上山之後，18 年沒有回來了。躺在樹下的年輕人說道。

這部小說總是語帶保留，讀者所疑惑的真假，究竟這篇寓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？小說中塑造了一個長老的角色，長老對著村莊的村民表示，李伯說的話都是真的。

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小說裡自然無法得到印證，畢竟這僅是小說。

而故事的結尾也有清楚的交代，簡述如下：

一、年輕人，也就是李伯的兒子，幾乎成了李伯的翻版，慵懶、每日躺在樹下，兒子也遺傳了李伯的性格，除了他自己的事之外，對於他人或其他的事物都感到熱衷。

二、李伯成了德高望重的長老，李伯自身其實就記載著舊時代和新時代之間的矛盾和衝突。

三、過了一段時間，李伯才了解原本不能理解的奇怪生活。美國文藝復興時間的作家都容易在作品裡呈現自身的經驗，李伯的經驗也許也是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的經驗？

李伯當初在 Catskill 山嶺巧遇的古怪人士，相邀李伯飲酒作樂的山人。許多讀者便認為其為 Catskill 山神，擁有掌握時間運作的本領，更有評論家認為這些能夠讓李伯錯落時空的古怪人士，其實是影射美國在初獨立時期，擁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人物。

然而小說當中讓人嘖嘖稱奇的便是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塑造了李伯多面矛盾的性格，也創作出許多鮮明的角色，例如懼妻者李伯、狗、獵槍，都是鮮明地出現在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 Irving)的《李伯大夢》(Rip Van Winkle)裏。

小說當中，同一個空間、時間裡，一個人的三重身分同時出現：自我（懼妻的李伯）、原我（渴望偷情的李伯）和超自我（持獵槍的外父）互相交替，大概也只有夢中可以如此吧！

演變至今，李伯大夢也已經成爲一種代名詞，代表一種虛幻夢境的表現。例如以下的新聞報導，即是以李伯大夢來隱喻盈科數碼股價狂瀉，獲利之途恍如一場虛夢！

隨著網路泡沫的破滅，以及盈科數碼股價三五%以上的跌幅。虧損港幣六百多億元（約合新台幣二千四百億元）的電訊盈科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，非但有股民出面要求賠償炒股損失，李澤楷更從原本高高在上的企業王國統治者跌落人間，沾惹一身塵埃。電訊盈科市值大幅縮水之時，連李澤楷史丹福大學肄業非畢業的學歷問題都被揪出來炒作。這對曾被比爾蓋茲譽為「擁有無與倫比創造性」的李澤楷而言，難道平步青雲的創業之路不過是一場李伯大夢？

再從男性、女性不同的性別導向觀點來閱讀這部有名的短篇小說，村子裡的老好人李伯孤身跑到山裡，而不是在家中與自己太太過夜睡覺，是因為受不了太太的嘮叨，這就是一個男性導向的閱讀觀點；從女性閱讀觀點而言，李伯的「好」竟然是建立在他的不負責任上面，他只做他喜歡做的（what helikes to do），不喜歡做他應該做的（what he ought to do），所以導致李伯入山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，也似乎只有如此他能夠逃離在「家」的責任。

小說當中最讓後人稱道的一段，當是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藉由「陌生化」(defamiliarization)的手法，敘述李伯眼中的獨立新美國，四處都滿佈了星星和條紋的奇怪旗子，滿口「選舉、民權、自由……」的年輕人，甚至是被改裝成「喬治·華盛頓」的英王喬治圖像。

所謂的「陌生化」(defamiliarization)在文中也有多處的描述，例如李伯在卡茲奇山上長睡了二十年之後，返回村莊時，竟然沒有一個人是李伯熟識的，李伯原本的記憶僅僅活在一個遙遠的想像裡，當時的李伯甚至要憶起返家的路都感到困難。

「陌生化」(defamiliarization)也發生在李伯和他緊密的狗之間，返回村莊之後的李伯竟然發現他的狗已經遺忘他了。

狗忘了李伯這一段，其實也就影射了李伯一直就活在遺忘當中。

文中也投射了作家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對於民眾面對現實的期待，例如李伯返回村莊之後，也回到了之前常駐留的酒吧，寧靜、昏沉的氛圍彷彿又回到李伯二十年前的生活，換言中，這是作家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期待民眾回到現實的表現，不該再一味沉溺於美國夢裡。而這樣的暗喻，主角李伯自然也回到了現實生活。

作家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汲汲所要表達的感覺應該是，「一個社會要發展下來，就該讓這些人心靈角落的記憶存留下來。」

文中也利用對比手法，讓讀者增加想像空間，沒有過去的經驗？如何跟現在的生活經驗做對比呢？

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所欲表達的，是美國夢不堪檢視的脆弱一面，並暗喻民眾鍾情於美國夢的愚昧行爲。

小說末，李伯踽踽獨行的身影，正好說出了華盛頓·歐文(Washington·Irving)內心的寂寥。

這部經典的美國寓言故事，我想其中最高明的，大概就是文中一方面敘說事實，一方面也講敘迷信，始終一直維持在真與假的模糊地帶。